



今古鈎玄三十二卷

瑯琊諸

輯

孔融二子大者六歲小者五歲晝日父眠小者

牀頭盜酒飲之大兒謂曰何不拜荅曰偷那

得行禮後融被收融謂使者曰冀罪止一身

二兒可得全否兒徐進曰大人豈有覆巢之

下復有完卵乎尋亦收至

出魏氏春秋

毘陵王尚書俱在翰林時家人食鷄而骨留咽

中醫莫能治疾亟或云城外有人能持呪治
此者即往求之其人以水一盃置案上書一
符焚之久之聞其盃鏗然作聲則骨已在水
中矣病者在家覺咽中有物挺出計其時正
持呪之頃也其人自云胡僧所傳竟莫曉其
何術

出濯纓
亭筆記

古之六博即今骰子也晉謝艾傳梟者邀也六
博得邀者勝是知梟即骰子之么也曲名有

六么序義取六博之采小說云綠腰又云錄
要皆是妄說如謂律令為雷霆迅鬼皆妄人

撰說而文士或信之耳

出丹
鉛錄

郝隆為桓溫南蠻參軍三月三日會作詩不能
者罰酒三升隆初以不能受罰既飲攬筆便
作一句云娥隅躍清池桓問娥隅是何物荅
曰蠻名魚為娥隅桓公曰作詩何以作蠻語
隆曰千里投公始得蠻府參軍那得不作蠻

語也

出世說
新語

嘗見宋人題識一通不著姓名其辭曰章聖皇帝踐祚之明年有異人長纒三尺許身與首幾相半豐髯秀耳巧食輦下人叩其所自來則言曰將益聖人壽一日聞于上有旨召見內殿被聖問則復以前所言為對訊其能則曰性嗜酒命之飲一舉一石宸眷方渥俄逸其人翌日太史奏壽星之躔密聯帝座上益

異之後令訪求不可得勅圖其像今世祝壽者多画壽星圖蓋本于此

出玉壺清話

王烈識道達義其誘人皆性氣誨之有盜牛者發曰罪責甘心乞不使王烈知也烈聞之遺絹一端以激其心後老父遺劍於路有一人守之乃是盜牛者

出先賢行狀

阮籍隣家少婦有美色當壚籍嘗詣婦沽酒飲醉便卧其側既不自嫌其夫察之亦不疑也

出晉
陽秋

李納性辯急酷好奕碁每下子安詳極於寬緩
往往躁怒家人輦則密以奕具陳於前納觀
便欣然改容取其子布筭都忘其恚

出南部
新書

儉者能遠人所以寡過奢者好親人所以多過

出宋子
嵩化書

王潛夜宴盜入其家盡取酒具逮明方知笑曰

亦好飲耶竟不問

出九
國志

忠安胡公澗生而髮白如絲彌月方黑生之夕

母夢一僧持花遺之居數日有吳僧索觀比

見公有笑容問之則曰先師嘗示夢今生某

家後當顯爾來求我一笑為記今果然聞

者咸以為異夫輪迴之說吾儒所不道而鮑

靚記井羊祜識環古人類皆信之抑又何也

然小說家以常臯為諸葛武侯後身雲溪友

議又以嚴武為武侯後身趙鼎為李德裕後

身歐陽修為韓愈後身蘇軾為戒禪師後身
王十朋為伯咸後身張安道為智藏僧後身
巧詞曲說真若有可據者於乎世豈有是理
哉蓋自佛老之說散漫既久庸流從而附會
之耳

出龍江
夢餘錄

吳人孫畧少田於野時年飢穀貴有盜刈其稻
者畧見而避之既去又自刈一擔送與之鄉

人感愧

出姑
蘇志

王維與裴迪書云夜登華子岡輞水淪漣與月
上下寒山遠火明滅林外深巷寒犬吠聲如
豹村墟夜舂復與疎鐘相間此時獨坐童僕
靜默每思曩昔携手賦詩當待春仲卉木蔓
發輕條出水白鷗矯翼露濕青皋麥雉朝雉
儻能從我游乎

出王右
丞集

袁正辭積錢盈室室常有聲如牛人以為妖勸
其散積以禳之正辭曰吾聞之物有聲求其同

類爾宜益以錢聲必自止

出何氏語林

飽食緩行初睡覺一甌新茗侍兒煎脫巾斜倚
繩牀坐風送水聲來耳邊此裴晉公詩也細
書妨老讀長簟愜昏眠取簟且一息拋書還
少年此半山翁詩也相對蒲團睡味長主人
與客兩相忘須臾客去主人睡一半西窓無
夕陽此陸放翁詩也讀書已覺眉稜重就枕
方欣骨節和睡起不知天早晚西牕殘日已

無多此吳僧有規詩也老讀文書興易闌須
知養病不如閒竹牀瓦枕虛堂上卧看江南
雨後山此呂滎陽詩也紙屏瓦枕竹方牀手
倦攤書午夢長睡起莞然成一咲數聲漁笛
在滄浪此蔡持正詩也余習懶成癖每遇暑
晝必須偃息客有嘲孝先者輒哦此以自解

出周公謹
癸辛雜識

揚大年七歲時對客談論有老成風年十一太

宗聞其名召對便殿授秘書省正字且謂曰
卿久離鄉里得無念父母乎對曰臣見陛下
一如見臣父母上歎賞久之

出宋書

劉貢父初入館乘一課馬而出或言此豈公所
宜乘亦不慮趨朝之際有從群者或致奔跽
之患耶貢父曰吾將處之也或問何以處之
曰吾今市青布作小襜繫之馬後耳或曰此
更詭異也貢父曰我初幸館閣之際俸入儉

薄不給桂玉之用因就廉直取此馬以代步
不意諸君子督過之深姑為此以揜言者之

口耳

出揜言

世俗信浮屠誑誘飯僧設道場捨經造像修建
塔廟曰為此者滅彌天罪惡必生天堂不為
者必入地獄受無邊波吒之苦殊不知人生
含氣血知痛痒或剪爪剃髮從而燒斫之已
不知苦况於死者形神相離形則入於黃壤

朽腐消滅與木石等神則飄若風火不知何
之借使剉燒舂磨豈復知之安得有天堂地

獄之理

出司馬
溫公集

律耶和尚雅有美行數以財恤親友人皆愛重
然嗜酒不事事或以為言荅曰吾非不知顧
人生如風燈石火不飲將何為哉

出遼
史

蕭南郡嘗謂人曰人生不得行曾懷雖壽百歲

亦為夭也

出南
史

蘇子瞻問歐陽公曰五代史可傳後乎公曰修
於此竊有善善惡惡之意蘇公曰韓通
無傳烏得為善善惡惡通周臣也陳橋兵
變歸戴永昌通擐甲誓師出抗而已

程明道見一學者忙迫問其故曰欲了幾處人
事先生曰某非不欲周旋人事者曷嘗如此
急迫蓋事雖多為之必有序事雖急應之必
有節未聞可以急遽苟且而處之者

出近
思錄

君子對青天而懼聞雷電而不驚履平地而恐
涉風波而不疑出樵談

崔曙進士作明堂火珠詩曰夜來雙月滿曙後
一星孤當時以為警句及來年曙卒惟一女

名星星人始悟其自識也出本
事詩

釋曇延自顧其影言曰吾與爾沉淪日久飄泊
何歸今可挾道潛形精思出要遂隱于太行

山百梯寺出僧道宣
傳燈錄

武衛將軍秦叔寶晚年常多病每謂人曰吾少
長戎馬經三百餘戰計前後出血不啻數斛

何能無病乎出隋唐
嘉話

漢武帝刻意求仙至以愛女妻方士可謂顛倒
之極末年乃忽悔悟曰世豈有仙者節食服
藥差可少病耳此論却甚確劉潛夫詩云但
聞方士騰空去不見童男入海回無藥能令

炎帝在有人曾哭老聃來出鶴林
玉露

齊王泰年數歲祖母集諸孫姪散棗栗於牀群
兒競之泰獨不取問其故荅曰不取自當得
賜人皆異之

出齊書

謝覽意氣閑雅瞻視聰明梁武帝目送良久曰

覺此坐芳蘭竟體

出梁書

寶祐四年策進士召王應麟覆考理宗欲易第

七卷置於首應麟讀之乃頓首曰是卷古誼

若龜鑑忠肝若鐵石臣敢為得士賀遂置首

選及唱名乃文天祥也

出宋史

李瀚山西人中王華榜進士初任樂平尹縣解

多恠每不利于長官舊尹屢易而死瀚得選

人皆危之同年孫希說戲之曰子將不免矣

瀚益不樂至縣即延術士相之術者云廳事

下有枯骨發之果得髑髏數具又云庭前大

樹有異亦宜去之遂命鋸伐木理流血數斛

未幾瀚擢御史繼之者皆有聲

出墨池浪語

曹公作歌案卧視書周羨成又謂之倚書牀

出硯

北雜志

元德秀貧時兄嫂俱喪有遺孤暮月無乳哺之德秀晝夜哀號抱其子即以已乳含之旬日

而有汁子遂長大

出南部新書

嘉靖甲申十月六日有龍降于嘉定縣青浦塲雷雨大作沈氏聯居者三家中一家人產悉拔去不知所向左右二家一無所損拔時亦

無聞也沈東溟黃門說次日黑白二龍鬪於府城之西約四十餘里踰時白者敗馳往西北黑追其尾而去莫知所竟時微雨薄霧登虎丘者皆得見之

真臘之俗呼儒者為班詰僧為苧姑道為八思父為巴馳叔伯亦呼為巴馳母為米姑姨孀姆亦呼為米奴婢呼主父主母與子同兄姊為邦弟妹為補溫舅為吃賴姑夫為孛賴呼

中國為備世官人為巴丁呼一為梅二為別
三為卑四為般五為孛監六為孛監梅七為
孛監別八為孛監卑九為孛監般十為答人
家養女其父母必祝之曰願汝有人要將來
嫁千百箇丈夫富室之女自七歲至九歲至
貧之家則止於十一歲必命僧道去其童身
名曰陣毯若廣中之過癩每歲擇一良日頒
行國中俱許陣毯先期父母必擇一僧或一

道一歲中一僧止可御一女僧既允受更不
他許是夜大設鼓樂飲食會親隣門外架一
高棚裝塑泥人泥獸之屬于其上七日而撤
既昏則以鼓樂迎僧與女俱歸各坐一綵亭
各隨其寺觀日滿則以金銀酒米布帛擲柳
銀器之類貧者一二十擔富者則百餘擔計
直數百金饋僧道以贖女身否則此女終身
屬僧道不敢適他人矣至於婦人產後即作

熱飯拌之以鹽納于陰戶凡一晝夜而除之
以此產中無病收斂如室女有親屬相姦者
則皮肉相粘不開不食而死欲識為盜者遂
以鍋煎油極熱令此人伸手於中若果偷物
則手腐爛否則皮肉如故兩家爭訟不拘事
之大小必以上聞莫辨曲直國宮之對岸有
小石塔十二座令一人各坐一塔中其外兩
家自以親屬互相隄防或一二日或三四日

其曲者必獲症候而出直者無恙以此剖判
曲直謂之天獄蓋其土地之靈勝於中國特
風俗之鄙穢可咲耳元周達觀出使皆親見
之出真臘
風土記

何敬容在選日嘗有一客詣之此人姓吉敬容
問之曰卿與丙吉遠近答曰如明公之與蕭

何出北
史

郭曖尚昇平公主盛集文士即席賦詩公主幃

而觀之李端詩先成曰薰香荀令偏憐少傳
粉何郎不解愁衆以為或言是夙搆端曰願
試一吟錢起云請以起姓為韻端復賦云新
開金埒教調馬舊賜銅山許鑄錢一時稱其
妙絕暖出名馬金帛為贈

出姚合
極玄集

鄭少師熏於里第植小松七株號七松處士嘗

曰異代可對五柳先生

出宋祁
唐書

文潞公守東都日富鄭公致仕在洛司馬溫公

領官祠范蜀公自許來同過郡為會潞公出
四玉杯勸酒官奴不謹碎其一潞公將治之
溫公請筆書云玉爵弗揮典禮雖聞於往記
彩雲易散過差可怨於斯人潞公笑釋之

出青

箱雜
記

金海陵銳於求治講論每至夜分嘗乙夜召見
揚雄伯因及鬼神事伯雄進曰漢文帝召見賈
生夜半前席不問百姓而問鬼神後世譏之

陛下不以臣愚陋幸及天下大計鬼神之事
未之學也海陵曰但言之以釋永夜倦思伯
雄曰臣家有一卷書記人死復生或問冥官
何以免罪荅曰冥官云汝置一曆日白日所
為暮夜書之其不可書者是不可為也海陵
為之改容出金史

有人喜飲茶飲至一斛二斗一日過量吐如牛
肺一物以茶注之容一斛二斗客云此名斛

二癡出醫說及太平御覽

宋仁宗賞花釣魚詩群臣屬和而徘徊字無他
義所進諸篇什皆押徘徊於是教坊雜戲為
數人尋訪稅第至一宅觀之自前堂至後觀
之不已問所以曰徘徊也又至後堂東西序
淹留不忍去亦問之皆曰徘徊也一人咲曰

可則可矣但徘徊太多

出韓魏公語錄

竇卞與王永年楊繪為通家既相親暱永年嘗

置酒邀卞繪於私室出其妻間坐妻以左右
手掬酒飲卞繪謂之白玉蓮花杯其褻狎如

此出東軒
筆錄

魏杜襲為丞相長史太祖以將軍許攸擁部曲

有慢言欲殺之襲曰千鈞之弩不為鼯鼠發

機萬石之鐘不以尺度起音區區許攸何足

勞神太祖曰善

出魏
畧

吳人姚光有奇術吳王令積薪千束火焚薪盡

光恬坐灰中振衣而起

出神
仙傳

東坡云脉之難明古今所患也至虛有盛候而

大實有羸狀疑似之間便有死生之異士大

夫多秘所患以求診驗醫能否使索病於冥

漠之中辨虛實冷煖於疑似之際醫不幸而

失終不肯自謂失也巧飾遂非以全其名間

有謹愿者雖惑主人之言亦叅以已見兩存

而雜治之吾平生求醫蓋於平時默驗其工

拙有疾求療必盡告以所患使醫了然知病之所自然後求診虛實冷暖先定于中脉之疑似不能惑也故雖中醫治之吾疾自愈吾求疾愈而已豈以困醫為事哉

出仇池筆記

黃魯直戲東坡曰昔右軍書謂換鶯字近日韓宗儒性饕餮每得公一帖於殿帥姚麟家換羊肉可名公書為換羊字矣公在翰苑一日以生辰製撰紛冗適宗儒簡至以圖報書來

人督索甚急公咲曰傳語本官今日斷屠

出涑

水記聞

常熟一鄉民因歲歉携其妻將往溧陽依大家以居附舟至宜興舟人欲圖其妻乃詒夫曰汝何必往溧陽我熟此處大家與汝登岸投可相依者來取妻却省跋涉夫然其言令婦候舟中與舟子行時天色已暝舟子負木梔隨行至松林以梔擊夫仆於地意其死矣回

舟謂婦曰而夫已為虎食而今柰何婦大號
哭舟子曰勿哭我亦無家相與完聚足矣婦
叫號不止直欲尋其尸舟子仍負挽引婦同
行欲併殺之途適林莽間有虎躍出直趨舟
子婦奔走宿野廟明日又附舟往溧陽某家
告其故主人不內婦復號哭驀有里正經其
旁偶問故婦具告之里正曰適在縣前見一
男子訴在某處被舟人謀殺幸而不死豈汝

夫耶導婦至邑門夫婦相見復歸常熟

出都
玄敬

譚纂

劉表攻西川川長杜子緒守拒時栢季長在城
中聞兵勢恐懼入室牽被覆頭攻半日稍出
面明日側立而聽三日出問消息四五日負
盾親鬪謂子緒曰勇可習者也

出九州
春秋

司徒王戎既貴且富區宅僮僕膏田水碓之屬
洛下無比契疏鞅掌每與夫人燭下散籌算

計其子婚與一單衣後更責之償其鄙吝若

此出郭說

魏郡張本富賣宅與程應應舉家疾病賣與何
文文先獨持大刀暮入北堂梁上一更中有
一人長丈餘高冠赤幘呼曰細腰細腰應諾
問何以有人氣荅曰無便去文因呼細腰適
間赤衣冠是誰荅曰金也在西壁下問君是
誰荅曰我杵也在竈下文掘得金三百勸燒

去杵由此大富宅遂清寧出盧氏雜說

桓石虎趨捷絕倫獵園中見猛獸被數箭諸將
知其勇戲令拔箭石虎急往拔箭獸跳石虎
亦跳反高於獸獸伏拔得一箭而歸出劉禹錫原力

明皇以李林甫為相一日宴近臣於禁苑中指
示張九齡李林甫曰檻中盆池新魚數頭鮮
活可愛林甫曰賴陛下恩波所養九齡曰盆
中之魚猶陛下用人但能裝景致助兒女之

戲耳帝不悅人皆美九齡之直

出天寶遺事

秦士有好古物者價雖貴必購之一日有人持敗
蓆一番踵門而告曰昔魯哀公命蓆以問孔
子此孔子所坐之蓆也秦士大愜以為古遂
以負郭之田易之踰時又有持枯竹一枝告
之曰此太王避狄杖策去邠時所操者也蓋
先孔子又數百年矣子何以償我秦士大喜
因傾家貲與之既而又有持朽漆碗一隻告

曰蓆與杖皆周時物固未為古也此碗乃舜
造漆器時作蓋又遠於周矣子何以償我秦
士愈以為古遂虛所居之宅以與之三器既
得而田宅資用盡去致無以衣食然好古之
心終未忍捨去三物於是披衰公之蓆持太
王之杖執舜所造之碗行乞於市曰衣食父
母有太公九府錢乞一文

出艾子

陳堯佐退居鄭圃尤好詩什張士遜判西京以

牡丹花及酒遺之堯佐荅詩曰有花無酒頭
慵舉有酒無花眼懶開正向西園念蕭索洛

陽花酒一時來當時稱其有韻出孔平仲談苑

陶穀奉使江南韓熙載遣家妓以奉盃匝及旦

以書謝有云巫山之麗質初臨霞侵鳥道路

浦之妖姿自至月滿鴻溝舉朝不能會其辭

熙載因召家妓訊之云是夕忽當浣濯出東都事

畧

羊蹄筋膜中珠子食之令人顛出孫真人食忌

劉子翼性不容物門僚有短常面折之退無餘

訾友人李百藥嘗稱曰劉四雖復罵人人

都不恨出大業雜記

湖南觀察辛京杲嘗以忿怒殺人論合死德宗

從之李忠臣奏曰京杲合死久矣上問之對

曰渠伯叔某於某處戰死兄弟某於某處戰

死渠嘗從行特不死是以知其合死久矣上

亦憫然改授王傅而已

出唐書

王霸與楚相令狐子伯為友子伯令子郡功曹
奉書于霸車馬服從雍雍如也霸子時方
耕于野聞賓至投耒而歸見令狐子沮怍不能
仰視霸有愧容妻問之吾見子伯子容服甚光
舉措有適而我兒蓬髮歷齒未知禮則父
子恩深不覺自失耳妻曰君少修清節即不
顧榮祿今子伯之貴孰與君之高奈何忘

夙志而慙兒女子乎霸屈起而笑曰有是哉

遂共終隱

出逸人傳

呂太尉惠卿元祐間貶建州紹聖初復起語人
曰吾在謫籍九年雖冷水亦不敢飲設有疾
病則好事者必謂吾戚戚所致矣

出却掃編

正統時中官王振招權納賄勢焰熏天公侯將
相奔走其門服舍器用尚方不逮及籍其家
玉盤徑尺者十面珊瑚六七尺金銀十餘庫

馬數萬匹夫鄙鳩燃臍金谷棄市財之厚怨
之積也神憤人怒持此而求不敗難矣

出龍江夢

錄餘

諸葛原以館陶令遷新興太守管輅往餞之原
取燕卵蜂窠蜘蛛着器中使覆射卦成輅曰
第一物含氣湏變依乎字堂雄雌以形翅翼
舒張此燕卵也第二物家室倒懸門戶衆多
藏精育毒得秋乃化此蜂窠也第三物殼觶

長足吐絲成維尋網求食利在昏夜此蜘蛛

也衆皆驚喜

出玉壺清話

白居易作六帖以陶家瓶數十各題門自作七
層架列齋中命諸生求集事類投瓶中倒取
抄錄成書故紀代無次

出說苑

又程泰之云六

帖之名既不自釋後人亦無辨者偶閱唐制

取士凡六科科別其所試條件每一事各一

帖而說文極於六帖白之書為應科第設者

以帖為名蓋取義於此

出程氏演繁露

郭景初嘗夜出為醉人所誣太守召景初詰其狀景初笑曰諺所謂張公喫酒李公醉守恠其言不屈命取紙筆使作張公喫酒李公醉賦郭操筆立就其略曰事有不可測人當防未然何張公之飲酒乃李老之醉焉清河丈人方肆杯盤之樂隴西公子俄遭醕酖之愆太守見而大咲乃釋之

出墨客揮犀

長孫順德以受賕為有司所劾廢帝因賜帛數十端愧切之大理少卿胡演曰順德以賂破法不可赦柰何又賜之帝曰使有耻者得賜甚於戮如不能乃禽獸也殺之何益

出白孔六帖

五音宮商角徵羽宮者中也居中央暢四方倡始施生為四聲綱也商者章也物成熟可章度也角者觸也物觸地而出戴芒角也徵者祉也物盛大而繁祉也羽者宇也物聚藏宇

覆之也

出劉歆
鍾律書

韓晉公鎮澠西戎豈為刺史郡有酒妓善歌色
亦爛妙豈情屬甚厚澠西樂將聞其名白晉
公召置籍中豈不能留乃餞於湖上為歌詞
以送之且曰至彼令歌必首唱是詞既至韓
為開筵命歌送酒遂唱曰好去春風湖上亭
柳條藤蔓繫人情黃鶯久住渾相識欲別頻
啼四五聲曲終韓問曰戎使君於汝寄情耶

妓悚然起立曰然淚下隨言韓乃召樂將責
曰戎使君名士留情妓女汝何不知而召置
之成予之過乃十笞之命妓與百繡即時歸

出唐詩
紀事

周公謹嘗與一時好事諸人邀趙子固各携所
藏書畫放舟湖上相與評賞飲酣子固脫帽
以酒晞髮箕踞歌離騷旁若無人薄暮入西
泠掠孤山艤櫂茂樹間指林麓最幽處瞪目

絕叫曰此是洪谷子董北苑得意筆也隣舟
數十皆驚駭絕歎以為真謫仙人

出五代名
畫補遺及

圖繪
寶鑑

中統初許魯齋應召赴都日道謁劉靜修先生
靜修言公一聘而起無乃太速許答曰不如
此則道不行後至元中徵靜修至以為贊善
大夫未幾辭去及召為翰林學士復以疾辭
或問之答曰不如此則道不尊

出元
史

黃琬少即辨慧建和中嘗日食京師不見琬祖
太尉瓊以狀聞太后詔問所食多少太尉思
其對而未知所况琬年七歲時在側曰何不
言日食之餘如月之初

出東觀
漢記

褚元璩少有隱操寡嗜欲年十八父為婚婦入
前門褚從後門出遂住剡溪瀑布山性耐寒

暑時人比之王仲都

出上清
六甲經

趙魏公夫人管道昇善書畫吾子行嘗題其所

画竹石子行有一私印是好嬉子三字即以
此印倒用於跋尾人皆以為子行之誤魏公
見之曰此非誤也這瞎道婦人會作画倒好

嬉子

出陶九成
書史會要

唐女子李季蘭六歲時父抱於庭李蘭作詩咏薔
薇云經時未架却心緒亂縱橫父恚曰他日
為失行婦也後竟如其言高仲武云士有百
行女有一德季蘭則不然形氣既雌詩意亦

蕩自鮑暉以下罕有其倫如遠水浮仙掉寒
星伴使車此五言之佳境也劉長卿謂為女

中詩豪

出全唐
詩話

南唐書載宋齊丘微時日者相之曰君貴不可
言然亞夫下獄相君實有之位極之日當早
引退庶幾保全後齊丘登相數載致仕復以
大司徒就徵未幾坐陳覺謀干紀事乃賜死
國朝夏閣老言以少師致政後被召就龍虎

山問道入裴慶慶與並坐摳其衣老夏此衣終不如我布袍問所往利乎笑而不答既就道張天師謂慶曰夏公去矣慶曰這砍頭的去了後果以河套事伏誅與齊丘事甚相類裴慶吳人棄妻入山人以為仙云

○陽城太守梁柳皇甫謐從姑子也之官有勸謐餞之者謐曰柳為布衣送迎不出門食不過鹽菜貧不以酒因為禮今作郡送之是貴陽

城太守而賤柳也豈中古之人情非吾心所

安也

出玄晏春秋

魏王遺楚美人王悅之夫人鄭褒知王悅之也愛之甚於王王曰婦人所以事夫者色也而妬者其情也今鄭褒知寡人之所悅其愛甚於寡人此孝子之所以事親忠臣之所以事君也鄭褒既知王以為不妬因謂美人曰王愛子甚矣然惡子之鼻也後見王必揜其鼻

美人從之王謂鄭褒曰美人見寡人必拚其
鼻何也對曰似惡聞王之臭王曰悍哉令劓
之出劉向
說苑

陸宣公奏議云資產之中事情不一有藏于襟
懷囊橐物雖貴而人莫能窺有積于場圃園
倉直雖輕而衆以為富有流通蕃息之貨數
雖寡而計日收贏有廬舍器用之資價雖高
而終歲無利如此之比其流實繁一槩計估

筭緡宜其失平長偽今之賦役弊正如此惜
無以是陳之當道者出翰
苑集

武后之幼表天綱見其母曰夫人法當生貴子
乃見无慶元奘曰官三品保家主也見韓國
夫人曰此女貴而不利武后最幼姆抱以見
詔以男天綱視之驚曰龍瞳鳳頸極貴驗也

若為女當作天子

出表天
綱傳

名士以才為命婦人以色為命

出折群
疑相論

松江漁翁者不知何許人恒擢舟遊吳江長橋
往來波上意氣自得醉則扣舷而歌紹聖中
閩人潘裕自京師調官回道吳江遇而異焉
起揖之曰予視先生氣貌固非漁釣之流願
丐緒言以發蒙陋翁曰吾厭喧囂處閒曠遊
跡於茲三十年矣幼喜誦經史百家之言後
觀釋氏書今皆棄去惟飽食以嬉尚何所事
裕曰先生澡身浴德如此今聖明在上盍出

而仕乎翁笑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吾雖不
能棲隱巖穴追園綺之蹤竊慕老氏曲全之
義且視軒冕如糞土耳與子出處異趣子勉
之裕曰吾聞抗志者忘形養心者忘道致道
者忘心先生心形俱忘高義可尚敢問舍所
翁曰吾姓且不欲人知况屋室耶舉酒飲畢

鼓枻而去

出松江志

房縮嘗修學終南山谷中忽聞聲若戛銅器之

韻蓋前所未知也問之父老云此龍吟也不
久雨至矣縮望之雲起冉冉果驟雨作自爾
再聞徵驗不爽後將赤金鉢夏之謂偽龍吟

出靈
恠錄

濟溺者以金石不如尺索出文
子

白刃交前不救流矢出魯
連子

今古鈎玄三十二卷



古事



今古鈎玄三十三卷



瑯琊諸茂卿輯

杜少陵之子宗武以詩示阮兵曹兵曹答以一
斧而告之曰斫子斫斷其手不然天下詩名
又在杜家矣觀少陵作宗武生日詩云自從
都邑語已伴老夫名詩是吾家事人傳世上
情則宗武之能詩可知矣惜乎其不傳也

出竹

坡老人
詩話

狄仁傑為淮南安撫大使作檄告于楚霸王項
羽云君潛游澤國嘯聚梁楚不知曆數之有
歸莫測天符之所會遂奮關中之翼卒垂埃
下之翅當匿魄東山收魂北極豈合虛承廟
食廣費牲牢君宜速遣勿為人害檄到如律

今遂除項王廟

出太平
廣記

殊為無理

姚崇與張說同為宰相頗懷疑沮張衡之甚切
崇既病戒諸子曰張丞相與吾不叶釁隙甚

深然其為人稍懷奢侈尤好服玩吾身歿之
後吾同僚當來吊汝具陳吾平生服玩寶帶
重器羅列於帳前張若不顧汝族無類矣若
願此而屬無虞當錄其玩用致之仍以神道
碑為請既獲其文登時錄進仍先齎后以待
至便鐫刻張丞相見事當遲於我數日之後
必當有悔若徵碑文以刊削為辭當引使視
其鐫后仍告以具聞上崇既歿張果至目其

服玩者三四宗諸子悉如宗戒不數日文成
時謂極筆其略曰八柱承天高明之位列四
時成歲化育之功全後數日果遣使取文以
為辭未周密欲加刪改諸子乃引使者視其
碑仍告以秦御使者復命張悔恨撫膺曰死
姚崇能算生張說吾今日方知才之不及遠

矣

新出大語唐

盧瑞揆為莊宗管記會選醫學博士所司請藁

公立草之筆不暫輟末句亡既懷厚朴之才
宜典從容之職莊宗覽之久為啓齒

出紀異錄

趙簡子大獵於中山虞人導前嬖奚騫右捷禽
鷲獸應絃而倒者不可勝數有狼當道人立
而啼簡子怒唾手奮髯援烏號之弓挾肅慎
氏之矢一發飲羽狼失聲而遁簡子怒車
逐之驚塵蔽天十步之外不辨人馬時墨者
東郭先生將北適中山以干仕策蹇驢囊圖

書夙行失道卒然值之惶不及避狼顧而人
言曰先生豈相厄哉昔隋侯救蛇而獲珠蛇
固弗靈於狼也今日之事何不使我得早處
囊中以延殘喘異時脫穎而出先生之恩大
矣敢不努力以效隋侯之蛇先生曰嘻私汝
狼以犯趙孟禰且不測敢望報乎然墨者兼
愛吾固當有以活汝也遂出圖書空囊橐徐
實狼其中前虞跋胡後虞賣尾三內之而未

克徘徊籌處追者益近狼請曰事急矣惟先
生速圖乃跼蹐其四足索繩於先生束縛之
下首至尾曲脊掩胡蜩縮蠖屈蛇盤龜息以
聽命先生先生如其指入狼於囊遂括囊口
肩舉驢上引避道左以待趙人之過已而簡
子至求狼弗得不勝怒拔鞵鞵端示先生罵曰
敢諱狼方向者有如此鞵先生伏質就地匍
匐以進跪而言曰鄙人不慧將有志於世奔

走四方寔迷其途又安能指迷於夫子也然
聞之大道以多歧亡羊夫羊一童子可制之
尚以多歧而亡今狼非羊比也况中山之歧
可以亡狼者何限乃區區循大道以求之不
幾於守株緣木者乎况田獵虞人之所有事
也今茲之失君請問之皮冠行道之人何罪
哉且鄙人雖愚亦熟知夫狼矣性貪而狼助
豺為虐君能除之固當窺左足以効微勞也

又安敢諱匿其踪跡哉簡子默然回車就道
先生亦驅驢兼程而進良久羽旄之影漸沒
車馬之音不聞狼度簡子之去已遠乃作聲
囊中曰先生可以留意矣願先生出我囊解
我縛拔流矢我臂我將逝矣先生舉手出狼
狼出咆哮謂先生曰適為趙人逐其來甚遠
雖先生生我然飢餒特甚使不食亦終必亡
而已矣與其餓死道路為烏為食寧斃於虞

人之手以俎豆趙孟之堂也先生既墨者摩
頂放踵利天下為之又何吝一軀不以啖我
而活此微命乎遂鼓吻奮爪以向先生先生
倉卒以手搏之且搏且却擁蔽驢後狼逐之
便旋而走自朝至於日中吳狼終不能有加
於先生先生亦極力拒之遂至俱倦隔驢喘
息先生曰狼負我狼負我狼不獲食汝不止
相持既久日暮荐移先生心口私語曰天色

苟昏狼若羣至吾死矣夫給狼曰民俗為疑
必詢三老第行矣求三老而質之苟謂我當
食我死且無憾狼大喜即與偕行踰時道無
行人狼饒甚望見老樹僵立路側謂先生曰可
問是老先生曰少木無知叩焉何益狼曰第
問之彼當為汝言矣先生不得已揖老樹而
述其始末問曰狼當食我耶樹中轟轟有聲
如人謂先生曰是當食汝且我杏也往年老

圃種戒不過費一核耳踰年華再踰年實三
羊拱把十年合抱於今三十年矣老圃戒食
之老圃之妻子戒食之外至賓客下至奴僕
我食之又復時鬻戒實於市以規利其有德
於老圃甚腆今老矣不能歛華就實老圃怒
伐戒條枚芟我枝葉且將售戒工師之肆取
直焉噫以樗朽之材當桑榆之景求免於主
人斧鉞之誅而不可得汝何德於狼乃覲幸

免乎言下狼鼓吻奮爪以向先生先生曰狼
爽盟矣矣詢三老今值其一何遽見食耶復
與偕行狼愈餽甚望見老牯曝日敗垣中謂
先生曰可問是老先生曰向者草木無知謬
言害事今牛又禽獸耳更何問焉狼曰第問
之不問將啞汝矣先生不得已揖老牯再述
其始末問曰狼當食我耶牛皺眉瞠目舐鼻
張口向先生作人言曰是當食汝我頭角繭

粟時筋力頗健老農鍾愛我使貳羣牛從事
於南畝既壯羣牛日以老憊我都其事老農
出我駕車先驅老農畊我引犁効力老農視
我如左右手一歲中衣食仰我而給婚嫁仰
我而畢賦稅仰我而輸今欺我老弱逐我於
野酸風凜冽寒日弔影瘦骨如山老淚如雨
涎垂而不可收步艱而不可舉皮毛俱亡瘡
痍未瘥邇聞老農將不利於我其妻復妬又

朝夕進說其夫曰牛之一身無棄物也其肉
可脯皮可革骨角可切磋為器指大兒曰汝
受業於庖丁之門有羊矣胡不礪刃於砢以
待乎跡是觀之我不知死所矣夫我有功老
農如是其大且久尚將蒙福汝何德於狼乃
覲幸免乎言下狼又鼓吻奮爪以向先生先
生曰毋欲速遙望老子杖藜而來鬚眉皓然
衣冠閒雅蓋有道者也先生且愕且喜舍狼

而前拜跪涕泣致辭曰乞丈人一言而生丈人問故先生曰是狼為趙人窘幾死求救於我我生之今反欲啗我我力求不免誓決三老初逢老樹強我問之草木無知幾殺我次逢老牒強我問之禽獸無知又幾殺我今逢丈人是天未喪斯文也願賜一言而生因頓首杖下俯伏聽命丈人聞之歎歔再三以杖叩狼脛厲聲曰汝誤矣夫人有恩而背之不

祥莫大焉汝速去不然將杖殺汝狼艱然不悅曰丈人知其一未知其二初先生救我束縛我足閉我囊中我跼蹐不敢息又蔓辭以說簡子語刺刺不能休且詆毀我其意蓋將死我於囊而獨竊其利也是安得不啗丈人願先生曰果如是亦羿有罪焉先生不平具道其囊狼之意狼亦巧言不已以求勝丈人曰是皆不足信也當試囊之我觀其狀果困

苦否狼欣然從之先生囊縛如前而狼未之
知也丈人附耳曰有七首否先生曰有於是
出七首丈人目先生使引七摘狼先生猶豫
未忍丈人撫掌笑曰禽獸負恩如是而猶不
忍殺子則仁矣其如愚何遂舉手助先生操
刃共殪狼棄道上而去

出中山
狼傳

吳人杜用嘉與朱存理朱凱交每訪二子必先
過存理下輿謂曰吾交凱在先當先謁凱而

後至君家及至凱所留之飯不可曰君貧當

飯於存理氏

出都公
譚纂

任生隱嵩山一夕聞異香一女至留詩云我名
籍上清謫居遊五岳以君無俗累來勸神仙
學任不願後三日再至又留詩曰葛洪亦有
婦王母亦有夫神仙盡靈匹君子意何如任
終不願後任病卒道遇旌幢擁翠輦中一女
子更令任避女子望見呼問咲曰是嵩山讀

書薄命漢耶取吏所持文書曰不得忘情索
筆判曰更與三年吏曰此紫素元君有命須
回生乃寤後三年而死

出逸志

大曆十三年李道昌為蘇州觀察使一日虎丘
山有鬼顯詩二首隱于石壁之上云青松多
悲風蕭蕭聲且哀南山接幽隴幽隴空崔嵬
白日徒昭昭不照長夜臺誰知生者樂魂魄
安能迴况復念所親慟哭心肝摧慟哭更何

言哀哉復哀哉又曰神仙不可學形化空遊
魂白日非我朝青松為我門雖復隔幽顯猶
知念子孫何以遣悲惋萬物歸其根寄語世
上人莫敢臨芳樽莊周問枯骨王樂成虛言
道昌異其事遂具奏聞勅令致祭道昌為文
曰嗚呼萬古丘陵化無再出君若何人能開
詩筆何代而止誰人子姪曾作何官是誰仙
室寤莫夜臺悲乎白日不向紙上石中隱出

桃源三月深少垂楊黃鶯百轉猿聲斷腸不
題姓字寧辨賢良嗚呼哀哉青松嶺上嵯峨
碧山大唐正業已記詩言痛復痛兮何處賓
悲復悲兮萬古墳能作詩兮動天地聲悲怨
兮淚霑巾感我皇兮列清酌願當生兮事明
君祭後數日再有詩一絕于石云幽暝雜異
路平昔忝攻文欲知潛昧處山北兩孤墳詢
諸耆老竟不知姓氏

出全唐詩話

高僧菟戒行嚴潔嘗有一女寄宿自稱天女以
工人有德天遣我來勸勉其意菟執意貞確
一心無擾曰吾心若死灰無以華囊見試女
乃陵雲而逝顧曰海水可生須彌可傾彼上

人者秉心堅貞

出高僧傳

王顯與唐太宗有巖子陵之舊每掣禪為戲將
帽為歡帝微時嘗戲顯曰王顯抵老不作繭
及帝登極而顯謂曰臣今日得作繭耶

帝咲曰未可知也召其三子皆授五品顯獨
不及謂曰卿無貴相非為卿惜也顯曰朝貴
而夕死足矣時僕射房元齡曰陛下既有龍
潛之舊何不試與之帝與之三品取紫袍金
帶錫之是夕卒

出大唐
新語

南卓貧遊工蔡蔡收待之為客吏所沮每宴集
令召即亡卓自以衣冠弊故不敢赴卓由是
愈窘困惟城南鬻飯媪待之不厭也後為蔡
守乃曰古人一飯必報睚眦必讎吾雖位微
適當斯日也遂刑吏而報媪焉

出雲溪
友議

宣州諸葛氏能作筆柳公權求之先與三管語
其子曰柳學士如能書當留此筆不爾退還
即以常筆與之未幾柳以不入用別求筆遂
以常筆與之歎曰先與者三管非右軍不能

用也

出文房
四譜

唐王諷除夜詩云今歲今宵盡明年明日催寒

隨一夜去春逐五更來氣色空中改容顏暗裏回風穴人不覺已着後園梅後之作者罕

有及此

律出瀛奎

林逋隱居杭州孤山常畜兩鶴縱之則飛入雲霄盤旋久之復入籠內逋嘗遊西湖諸寺有客至逋所居則一童子出應門延客坐為開籠放鶴良久必棹小船而歸蓋以鶴飛為驗也逋高逸倨傲多所學惟不能甚常謂人曰

逋世間事無所碍惟不能擔糞與看碁

出夢溪筆

談

宋寧宗時金國主圖三教像遣使至學士院求贊上則老子與釋迦講法孔子拜於下諸學士皆難於着筆獨真西山書云老子喜談清虛釋迦專說舍利夫子聞之咲倒在地

出江紀

聞

梁武平齊盡有其內獲侍兒十餘輩頗娛於目

為却后所察勳止皆有隔拘憤恚殆將成疾
左右識其情者進言曰臣嘗讀山海經云以
鷓鴣為膳可以療其事使不忌陛下盍試諸
梁武從之却茹之後如減殆半帝愈神其事
左右復言曰願陛下廣羞以遍賜羣臣使不
才者無妬於有才挾私者不如其奉公濁者
不如其清貪者不如其廉俾其惡去善勝忌
者皆知革心六助化之一端也帝深然其言

將詔虞人廣捕之會方崇內典戒於殺生其

議遂寢

出友苑
英華

阮籍著大人先生傳其略曰世之所謂君子推
法是脩惟禮是克手執圭璧足履繩墨行欲
為目前檢言欲為無窮則少稱鄉黨長同隣
國上欲圖三公下不失九州牧獨不見群蟲
之處禪中乎逝乎深縫匿乎敗絮自以為吉
兆也行不敢離縫際動不出禪襠自以為得

繩墨也炎丘火流焦邑滅都羣臣處於禪中
而不能出也君子之處域內何異夫風之處
禪乎 出晉書

術士王生瞽而善聽聲丁晉公守金陵王生潛
聽其馬蹄聲曰叅政月中必拜相果如其言
後真宗晏駕晉公克山陵使王生來京師俾
聽馬蹄聲曰有西行之兆諸子責曰爾知相
公克山陵使故有是說耳或密問之曰蹄西

去而無回聲後果罷相分司西京繼貶崖州

其言悉驗 出該聞錄

魏武北征踰頓升嶺見山岡不生百步王粲曰
是古塚此人在世服礬石而石氣蒸熱出外
故卉木不生魏武即令覈看果得大墓內有

礬石滿塋 出異苑

蜀道館舍壁間題一聯云天不生仲尼萬古如

長夜不知何人作 出唐庚文錄

張丞相天覺召自荆湖適劉跛子與客飲于市
橋聞車騎過甚都起觀之跛子挽丞相衣使
且苦飲因作詩曰遷客湖湘召赴京車蹄迎
迓一何榮爭如與子市橋飲且免人間寵辱
驚一時賞其俊爽出何氏語林
齊東昏侯有美人潘妃名玉奴侯鑿金為蓮花
貼地令妃行其上曰步步生蓮花也出齊史
羅可疎放自適嘗有竊刈其園蔬者可適遇見

因躡足避少間以俟其去又有攘其鷄者可
携壺就之其人慚悚服罪可執其手曰與子
幸同里閭不能烹鷄以待子我誠自愧乃設
席呼其妻子環坐盡醉而歸終不語人人由
是相誠無犯出墨客揮犀

王徽之與獻之俱病術人曰應終而有生人樂
代則死者可生徽之曰吾才不如弟請代術
人曰凡代死者已年有餘今君與弟莫俱盡何

可代獻之率徽之奔喪不哭直上靈牀坐取
獻之琴彈之久而不調曰子敬人琴俱亡因

一慟而絕

出世說
新語

人生世間如白駒之過隙而風而憂愁輒居三
之二其間得閒者十幾一耳况知之而能享
者又百之一二於百一之中又多以聲色為
樂以自戕其生者殊不知吾輩自有樂地悅
目初不在色盈耳初不在聲明窓淨几焚香

其中佳客玉立相映時取古今妙迹以觀鳥
篆螭書奇峰遠水摩挲鍾鼎親見商周瑞硯
湧巖泉焦桐鳴玉佩不知身居人世所謂受

用清福孰有踰於此者乎

出洞天
清福集

戴逵世居剡溪晉孝武時以散騎常侍國子博
士累徵不就郡縣啟逼不已乃逝于吳內史
王恂有別館在虎丘戴潛詣之與恂遊處積
旬號為吳中高士會稽內史謝玄慮逵遠遁

請絕召命達復還剡時會稽謝敷澄請寡慾
召亦不就初月犯少微少微一名處士星占
者以為隱士當之達有美才人或憂之俄而
敷死故會稽人士以嘲吳人云吳中高士求
死不死人皆以為美談

出姑蘇志

宋隆興時仇萬頃以貧故挈牌賣詩每首三十
文停筆磨墨罰錢千二至一富家方治壽棺
就以為題即書云梓人斲削象紋杉作就神

仙換骨函儲向明窓三萬日這回拈出也心
井又有婦人持白扇索詩以紅字為韻遂書
云常在佳人掌握中靜時明月動時風有時
半掩佯羞面微露胭脂一抹紅又有婦人方
刺繡以針為題而以美字為韻書云一寸堅
鋼鐵作成綺羅叢裏度平生若教稚子敲來
釣釣得魚兒便作羨若此不一後舉進士

出江

狄梁公性閑醫業尤妙鍼術頭慶中應制入關
路由華州關隘之北稠人廣衆聚觀如堵梁
公引轡遙望有巨碑大字云能療此兒酬絹
千匹即就觀之有富室兒年可十四五卧碑
下鼻端生贅大如拳石根蒂綴鼻總如食筋
或觸之酸痛刻骨於是两眼為贅所遮目睛
翻白痛楚危亟頃刻將絕公惻然久之乃曰
吾能為也其父洎親屬叩顙祈請即輦千緡

寘于坐側公回命扶起即於腦後下鍼寸許
乃詢病者曰鍼氣已達病處乎病者頷之公
遽抽鍼而疣贅應手而落隻目登六如初曾
無病痛其父母親屬且泣且拜以緡物奉焉
公咲曰吾哀爾命之危欲行吾志耳吾非鬻
伎者也不顧而去

出集
異記

王維在當時以詩画得盛名豪貴皆虛左而迎
而維方以前身画師自居不復知世有大忠

大節卒之背主事賊恬不知恥蓋其平生志趣固在彼而不在此也善乎程子之言曰錄野堂宜為後人所存若輞川庄雖據而有之可也

出夢餘錄

劉友字凌雲四川涪州人景泰甲戌進士仕至禮部尚書妻亡妾甚妬婢生一子妾命僕棄之僕抱兒弃城下入就妾索銀買棺適刑部一吏過城下聞兒啼抱去其隣人周帽兒見

之僕出問兒安在周以實告僕歸詣其妾曰兒死已熱之友自公署歸妾曰婢適生女不棄之矣後友致仕還涪州有鄉人某為行人出使歸過友問曰公有子乎友曰未也曰公有子已七歲何謂無子友驚問故某具以告友曰君能令兒還則劉之有後君賜也遂遣一僕賚百金從行人詣京求贖兒至京則吏已役滿或云尚在崇文門外某巷中亟往出

金贖兒吏妻愛兒如已出哭而拒之行人勸
諭再三乃從吏遂與僕送兒至涪岌之親舊
聞其事往迎之岌見兒抱持大慟或賦詩曰
八旬老父江邊立七歲孩兒天上来
出濯纓亭筆記
元次山避水於高原絕食而死陳后山為館職
當侍祠郊丘非重裘不能禦寒后山止有一
裘其內子與趙挺之之內親姊妹也乃為趙
假一裘以衣之后山問所從來內以實告后

山曰汝豈不知我不着他衣裳即却去之止
衣一裘竟感寒疾而死若二子者可謂志士
不忘在溝壑者矣楊誠齋詩云李杜飢寒能
幾日却教富貴不論年
出霍林玉露

蘇州知府姚善聞處士王賓之賢命駕往見之
及門賓見騎從之衆乃告之曰賓有老母未
嘗見此聲勢恐驚之乞捐駟侍後善造賓望
門下車徒步而見之坐談今古商確政事時

謂不減古人之風後請難兵起賓教善以勤

王卒死於忠者賓之功也

出郭外
農談

陽翟縣有杜生者不知其名邑人但謂之杜五
即所居去縣三十餘里惟有屋兩間其前空
地丈餘杜生不出籬門凡三十年矣黎陽尉
孫某曾往訪之問其不出門之因其人指門
前一桑曰十五年前亦曾此下納涼但無用
於時偶不出耳問其所以為生曰日惟與人

擇日賣藥以具饘粥後子能耕自此食足擇
日賣藥一切不為又問常日何所為曰端坐
耳問頗觀書否曰二十年前亦曾觀淨名經
當時極愛其議論今已忘之并書亦不知所
在久矣氣韻閒曠言詞精簡有道之士也出夢

溪筆
談

楊誠齋云每鳥啼花落欣然有會於予心遣小
奴挈瘦樽酌白酒醕一梨花瓷盞急取詩卷

快讀一遍以嚙之蕭然不知在塵埃間也出

贈
韓滉聽樂悵然自述詩云萬事傷心對管絃一

身含淚向春烟黃金用盡教歌舞留與他人

樂少年可為窮奢極慾者之戒出詩話

摠龜

艾子為莒守一日聞秦將以白起為將伐莒莒
之民悉欲逃避艾子呼父老而慰之曰汝且
勿逃白起易與耳且其性仁前且伐趙兵不

血刃也出東坡艾子雜言

呂蒙周任江南幕職既受代與室家泛舟西歸
一僕患疫蒙周以舡小暑象慮其相染心頗
厭之乃擠於江中僕久熱得水素善游泳強
隨波上下有漁叟念之置於家忽聞江岬喧
然僕者極力觀望乃蒙周之舡傾倒波間耳
僕與漁叟謀索其屍而瘞之哭之盡哀靡懷
擠江之怨焉夫趨走事人誠為愚賤蒙周厭

其卧疾致之死地不仁甚矣及茲傾沒僕當
鼓舞幸災乃力為主張搜屍掩瘞此君子之

所難也

出友會
設叢

象能言人亦有知其言者故通南方之語者名
曰象捕之者掘坑以草木覆之驅而陷於坑
餓數日人以少飼之與言曰我能飼汝象不
吞越數日飢倦不勝又以草飼之且曰若能
從戒我能使汝出平地求食進之朝廷與某

官極言受用處不應復餓之應則掘土出之
感其恩終身受制於此人是之謂象奴象信
義如此

宣德間朝廷遣人取促織於江南往往得其大
者以進後停止不用竟亦不見有如前日之
大者豈朝廷所好而天遂生之耶不特物類
而已漢武帝好方士則文成五利之後出而
應之好征伐則衛青霍去病之後出而應之

好策士則董仲舒公孫弘相繼而出使其能
好堯舜禹湯之治豈不有唐虞三代之佐以
應之乎顧上之所好何如耳

出聞中
今古

祥符民袁海從募戍邊母病於家婦徐氏到股
餌之即愈後復病婦禱於空祈玄帝祐之願
進香武當以謝姑即夢神與丹一粒吞之既
寤復愈及夫還語之故夫與母偕往至南岩
宮徐始言向姑危切時妾實請捐軀代姑今

當如約姑與夫愕然方止之已投飛昇臺萬
仞之崖矣母子惟慟哭而已俄而持香上金
殿遙見一人在階下拜禮即徐也駭問之徐
言方墮體而下忽神象擁持之不覺已至此
矣遂同歸其孝感明烈如此

出天順
日錄

席琰吳興人幅巾野服隱居終南山性恬澹終
日危坐寡言咲喜飲酒復善鼓琴嘗留詩酒
家壁間云山雲出山無一錢日日醉倒春風

邊采蘋橋頭徐孺子白酒初熟留神仙山雲
其自號也晚歲益縱酒或行歌道途嘗謂人
曰貧者以酒為衣吾非苦嗜酒特託以寓其
達俗人所不能知也其後無疾而逝人以為

仙云

出硯北
雜志

周益公云蘇子容聞人引故事必令人檢出處
司馬溫公聞新事即便抄錄且記所言之人
故當時諺曰古事莫語子容今事勿告君實

王皓字季高少立名行性懦緩曾從齊文宣北
伐乘一赤馬旦蒙霜氣遂不復識自言失馬
虞候為求不獲酒吏日出馬體霜盡繫在幕
前方云我馬尚在

出隋書

呂太尉惠卿赴延安帥道出西都時程正祚居
里中謂門人曰吾聞呂吉甫之為人久矣而
未識其面明旦西去必經吾門我且一覘之
迨旦了無所聞詢之行道之人則曰過已久

矣而道旁多不聞者正歎曰夫以從者數百人馬數十行道中而能使悄然無聲馭象如此可謂整肅矣其立朝雖多可議其才亦何可掩也

出却掃編

劉器之云劉義仲每有書來呼兒輩譯之數四有不能識者字小而闇弱其心術之不明類此張宣公言平生所見王荆公書皆如大忙中寫不知公安得有許多忙事前輩以心

畫窺人嚴矣

出夢日
無業抄

白公圭會試偕同事數人就往覓舟舟卒方假寐有夢神人叱之曰急起尚書來矣象中氣少者是也卒方寤而白公至卒延納之日致款餽甚恭與之直不受問其故亦不應比登听始潛以實語公公識之是年公果登進士後至兵部尚書公為都御史時征麓川計別卒二十餘年矣江行遇漕舟有人坐其上疑

卒也止而問之是已移檄俾從軍事抵麓川
卒以功累陞為指揮使食厚報去卒之夢雖
為公徵而實已被遇之祥也

出聞略

開元中明皇夢小鬼竊玉笛見一大鬼曰臣終
南進士鍾馗也蒙陛下賜袍笏誓除虛耗取
小鬼擘而啖之沈存中筆談乃云歲首画鍾
馗于門鍾馗者宋宗慤之妹此不知其何據

也

出夢
餘錄

氏族言行錄載馮京之父名式京生而後邁不
群式一日取其所誦書題其後曰將作監丞
通判荆南軍府事馮京式既退官十一年京
舉士第一為將作監丞通判荆南如式之言
時人謂式為知子氏族錄為宋人所編當得
其實他傳馮商還妾事以為京父考之此文
京父未嘗為商又不名商也小說不足信當
依正史之傳可也

出升
續錄 鉛

四月八日為浴佛日謝子蘭嘗賦詩云銀盆香
水紫金身膜拜殷勤搃市民周孔豈無初度
日儒生誰為荐溪蘋請之可為一慨也

出濯
纓亭

筆
記

元次山以不飲酒為惡客王季常以能飲者為
名士故樂天酬吳秋監詩君稱名士誇能飲
劉仁軌又謂天將富此翁是以一醉為富
也古人樂飲如此

李泰伯著常語非孟子後舉茂材論題出經正
則庶民興不知出處曰吾無書不讀此必孟

子中語也擲筆而出

出鶴林
玉露

太祖御膳必馬后親調以進深以防閑隱微一

日進羹微寒上怒舉杯擲之羹汚狼籍后

耳畔微有傷后熱羹重進顏色自若

出剪勝
野聞

平江伯陳睿好飲涼酒京師童謠曰平江不飲
熱酒怕火腮弘治庚申北虜犯邊其大酋號

火節長偉赤頰驍勇善戰其勢頗張 孝廟
遣平江禦之臨軒掛印平江畏怯失措跌而
失印 孝廟不樂後竟以逗留削爵未幾卒

出金臺
紀聞

林中多疾風富貴多諛言

出鹽
鐵論

同泥無異汚

出淮
南子

今古鈞玄三十三卷

計五十五事

今古鈞玄三十四卷

瑯琊諸茂卿輯

孝陵在御好微行以察人情之向背嘗以夜出
暫止逆旅枕后藉草而卧中夜有兩人起溺
因共語 上潛聽一人在庭中一人在室中
庭中人語室中人曰今夜此翁又出矣吾視
玄象當在民舍中頭枕后脚踰藉而卧耳室
中人咲曰君得無誤 上聞而異之即以首

足易位而寢俄而室中人亦至庭中曰君果
誤矣此翁頭枕藉脚踣后耳 上聽之不覺
汗浹於背即夕還宮購求兩人不可得是後
微行稍稀此與漢武微行遇書生事相類

編已

孟無庵開閩荆湖嘗單馬出巡見一漁者狀貌
奇偉提巨鱗避於道左無庵問以姓氏及年
庚與無庵年月日時相同異之邀與俱歸歛

命以官漁者曰富貴貧賤各有定分某雖與
公相同庚然公相生於陸故貴某生於舟則
水上輕浮故賤某日以漁為活而衣食自足
若一旦富貴實不能勝必致暴亡再三強之
不可而去時人咸重其達

出江湖
紀聞

楚漢春秋載虞姬和項王歌云漢兵已略地四
方楚歌聲君王意氣盡賤妾何聊生乃自剄
按史記獨載項王垓下歌而不及此故識之

柳子厚詩云空齋不語坐高春薛能詩云遙見

夕陽春或云見春米非也淮南子云日至於

虞淵是謂高春至於連石是謂下春注云虞

淵地名高春時始成民碓春時也連石西山

名言將暝民悉春故曰下春

出西溪業語

米元章守連水地接靈壁蓄石甚富一一品目

加以美名入書室則終日不出時楊次公為

察使知米好廢事因注廬焉至郡正色言曰

朝廷以千里郡邑付公汲汲公務猶懼有闕

那得終日弄石都不省錄爾後當錄郡事不

案牘一上梅公何及米徑前以手於左袖中

取一石其狀嵌空玲瓏峰巒洞穴皆具色極

清潤米舉石宛轉反覆以示楊曰如此石安

得不愛楊殊不願迺納之左袖又出一石疊

嶂層巒奇巧又勝又納之右袖最後出一石

盡天劃神鏤之巧又願楊曰如此石安得不

夢楊忽曰非獨公夢吾亦夢也即就米手攫
得之徑登車而去出何氏語林

郭洗馬入洛聽伎人歌言佳后季倫問其曲郭

云不知季倫笑曰卿不識曲那得言佳郭荅

曰譬如見西施何必識姓名然後知美出晉陽秋

梁武帝與何點有舊及踐祚手詔論舊賜以庶

皮巾召見引入華林園恩禮甚厚詔徵為侍

中點以手捋帝鬚曰乃欲臣老子耶辭疾不

起出梁書

嚴續位高寡學為時所鄙嘗請韓熙載撰其父

神道碑以珍貨幾萬緡仍撤未勝衣一歌鬟

質冠洞房者為濡筆之贈韓納其請文既成

但叙譜裔品秩略不道事業續嫌之封還尚

冀改竄熙載不許直以向所贈及歌姬悉還之

臨登車止寫一詩於泥金箋帶而去詩曰風

柳搖搖無定枝陽臺雲雨夢中歸他年蓬島

音書斷留取尊前舊舞衣

出南唐近事

謝太傅與支道林書曰人生如寄耳終日戚戚

遲君一來以晤言銷之

出晉中興書

李尚書翱在潭州席上有舞柘枝者顏色憂悴

問之是故韋左司之女李速命更其舞舞衣延

入與韓夫人相見見其言語清楚宛有冠蓋

風儀遂於賓榻中選士嫁之舒侍郎聞之贈

李詩曰湘江舞罷忽成悲便脫蠻靴出絳幃

誰是蔡邕琴酒客魏公懷舊嫁文姬

出唐詩紀事

王方平性好釣上虞江有一處名三石頭方平

嘗垂綸於此經過者不之識或問漁翁得魚

賣否方平答曰釣六不得復不賣日夕載

魚八上虞郭經親故門戶各以一兩頭置門

內而去

出沈約宋書

梁國之北地名黎丘有奇鬼焉善效人之子姪

昆弟好扶掖丈人而道苦之黎丘丈人之市

醉而歸黎丘之鬼效其子之狀扶而道苦之
丈人歸醉醒而譙其子其子泣而觸地曰孽
子無苦也其父信之曰嘻是必奇鬼也我固
聞之明日復飲於市欲遇而刺之醉而歸其
子恐其父之不能返也遂迎之丈人望其真
子以為鬼也拔劍刺之而不知惑於似其子
者而殺其真子也

出戰國策

陳留有富翁年九十取田舍女為妾生一男長

子謂其母曰我父年尊久無人道一宿斯須
何因有子汝小家淫佚反欲汙我種類乎爭
財數年州郡不決丞相丙吉曰聞老人子無
歎又不耐寒可共試之時八月取同年小兒
俱解裸之此兒獨啼言寒又並日中行後獨
無影人咸服

出風俗通義

呂與拜言長安有安氏家藏唐明皇髑髏作紫
金色其家事之甚謹因此致富遂為盛族後

其家析居爭鬪樓谷為數片張文潛聞之即語曰明皇生死為姓安人極慙合座大咲時秦學士大虛方為賈御史彈不當授館職文潛戲大虛曰千餘年前賈生過秦今復爾也聞者以為佳譎

出墨客揮犀

孟蜀兵部尚書李昊常以牡丹花數枝分遺親知復以興平酥同贈且曰俟花凋謝即以酥

煎食之無棄穠豔

出湘山野錄

東坡在儋耳因試筆嘗自書云吾始至南海環視天水無際悽然傷之曰何時得出此島耶已而思之天地在積水中九州在大瀛海中中國在少海中有生孰不在島者覆杯水於地芥浮於水蟻附於芥茫然不知所濟少焉水涸蟻即徑去見其類出涕曰幾不復與子相見豈知俯仰之間有方軌八達之路乎念此可為一咲

出新話

東坡嘗與劉貢父言某與舍弟習制科時日享
三白食之甚美不復信世間有八珍也貢父
問三白之說坡云是一掃盃一椀生蘿蔔一
盃飯貢父大笑久之以簡招坡喫白飯坡不
復省憶謂人云貢父讀書多必有出處比至
赴食見案上所設惟蘿蔔盃飯而已始信貢
父以三白相戲援七箸食之幾盡將上馬云
明日可見過當具毳飯奉待貢父雖知其為

戲但不解毳飯所設何物迨往談論過午不
設食貢父飢甚索飯坡云少待如此者再三
坡吞如故貢父飢不可忍坡徐曰盃也毛蘿
蔔也毛飯也毛非毳而何江右人語音貢父
捧腹曰固知君必報東門之役然慮不及此
坡乃命進食抵暮乃去出淇水
流慶錄

丁晉公在秘閣日凝寒近火常以鉄箸於灰爐
間書畫同舍伺公暫起燒火箸使熱公至為

著所履曰昨宵通曉不寐為四隣絃管喧呼
所聒同舍曰是又嫁娶之家也公曰非是時
平歲稔小人輩共樂其父母祖先耳

出東都
事略

王拱辰於洛中營第甚侈中堂起屋三層冢上
曰朝天閣時司馬公亦在洛於私第穿地丈
餘作壤室邵康節見富鄭公公問洛中新事
邵云近有一巢居一穴處者富為大笑

出洛
陽要

紀

昔有士人爭娼致訟作供詞云伏以何郊御史
尚製陽臺柳之詞陶穀學士不逆秦弱蘭之
詐豈賢者不能免俗亦尤物易以移人重念
某詩酒情懷江湖滋味十年面達磨壁嘗下
禪定工夫一日看長安花猶逞少年意氣所
以春風一曲時遣司空之詩夜月千燈恣買
揚州之市豈真欲了鴛鴦之債要亦未忘牧
犢之悲彼氏女者少倚市門幸遊樂藉金帳

羔酒六識党家之為簾人荆釵布裙自說鄭
玉之非娼女所過者有回牆頭之馬而憐者
願引井底之瓶郵亭一夜眠方成識面湖州
十年約頗自關心蓋我六信其為欠君之白
頭吟其實不足以當盧仝之赤脚婢果爾雲
情多變水性易流柳枝鬪昌黎之亡遂奔他
所酥香乃杜家所愛竟易初心謾語東君去
後花無主之詞只重義士今無古押衙之恨

雖一雙白璧初無貞潔之資然半股金釵昔
有留質之物好消息成惡消息得便宜竟落
便宜昨者抗章於公車逆知得罪於名教况
魯經四非禮之目舊亦講明而鄒書五不孝
之章合知戒謹胡然狂妄敢瀆威尊第念平
原咲鬻者之頭誰非重士湖亭張水嬉之戲
公亦憐才願恕我騎驢之狂而驚以打鴨之
彈處士不生巫峽夢我六耳為陳陶之流青

娥今屬使君家公當少舒趙嘏之念况櫻桃
一點合與象人嘗而楊柳長春徒教行路折
緹縈女子倘預沾官妓之名虞舜典刑六耳受
公庭之辱出江湖紀聞

福建仙遊縣有九仙廟以祈夢著靈異長洲學
生徐昊托朱教諭家人祈終身事返報云夢
到一高山下但聞大風括地而已後十餘年
昊以蠱病死死後或解其意曰易卦山下有

風為蠱也文太守林知温州時遣二隸往問
壽數答曰問孔老人自知之先是文命孔老
人監鋸一木隸還報知明日文升堂老人適
跪白所鋸板數云五十五片與文年數正合
文為之悚然問曰尚可鋸乎曰朽爛不堪矣
文大不樂未幾疽發背卒姑蘇一先哲忘其
姓字為閩守妻有姪居家到官久不得信使
祈所生男女報云是福寧不是福清守大喜

曰吾得男矣問之曰吾離家語吾妻之生男
當名福寧生女當名福清義取閩之二縣也
然此言獨吾妻知之耳今仙云然非男而何
又數日報至果男也其驗類如此出庚
已編
陳少卿蓄書數千卷名画數十幅晚年退居有
華亭唳雀一雙恠石一株奇峭可夢與異花
數十本列植於庭為詩以戒子孫曰滿室圖
書雜墳典華亭僊客岱雲根他年若不和花

賣便是吾家好子孫陳死未幾皆散落人間

出吳處厚
青箱雜記

庾信至北惟愛温子昇寒山寺碑後還南人問
北方何如信曰惟寒山寺一片石堪共語餘
若驢鳴犬吠耳出南史

宋武帝嘗吟謙莊月賦稱歎良久謂顏延之曰
希逸此作可謂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昔
陳王何足尚耶延之對曰誠如聖旨然其曰

美人邁兮音書濶隔千里兮共明月知之不
亦晚乎帝深以為然及見希逸希逸曰延之
詩云生為長相思歿為長不歸豈不更加於

臣耶帝拊掌竟日

出本
事詩

裴郎中識晉國公次子也足情調善談諧與舉
子溫岐為友好作歌曲裴既入臺為三院所
譴云能為淫豔之歌有異清節之士裴君南
歌子曰不信長相憶擡頭問取天風吹荷葉

動無夜不搖蓮又曰蘇蠟為紅燭情知不自
由細絲斜結網爭奈眼相鈞又為楊柳枝詞
曰思量大是惡因緣只得相看不得憐願作
琵琶槽那畔美人長抱在胸前又曰獨房蓮
子沒人看偷折蓮時命也拚若有所由來問
訊但道偷蓮是下官溫岐詞曰一尺深紅蒙
麴塵舊物天生如此新合懽桃核終堪恨裏
許元來別有仁又曰井底點燈深燭伊共郎

長行莫圓碁玲瓏骰子安紅豈入骨相思知
不知又湖州崔郎中芻言在越副戎宴席中
有德華周氏者乃劉採春女也其所歌楊柳
枝詞皆名流之詠也滕遇郎中詞云三條陌
上拂金羈萬里橋邊映酒旗此日令人腸欲
斷不堪將入廟中吹賀知章秘監詞云碧玉
裝成一樹高萬條垂下綠絲絛不知細葉誰
裁出二月春風是剪刀楊巨源員外詞云水

邊楊柳綠烟絲立馬煩君折一枝唯有春風
最相惜殷勤更向手中吹劉禹錫尚書詞云
春江一曲柳千條二十年前舊板橋曾與美
人橋上別恨無消息至今朝韓琮舍人二首
云枝鬪芳腰葉鬪眉春來無處不如絲灞陵
原上多離別少有長條拂地垂又梁苑隋堤
事已空萬條猶舞舊春風那堪更想千年後
誰見楊花入漢宮楊柳枝詞作者雖多鮮覩

其妙惟杜牧舍人云巫娥廟裏低含雨宋玉
堂前斜帶風滕郎中云陶令門前看接羅亞
夫營裏拂朱旗不言楊柳二字氣為妙也

出雲

漢友議

馬人望為度支判官會檢括戶口人望未兩旬
而畢同知留守蕭保先怪而問之人望曰民
產若括之無遺他日必長厚歛之弊大率十
得六七足矣保先謝曰公慮遠吾不及也視

今日量田起科者為何如

出遼史

米芾為書學博士一日上與蔡京論書良嶽佻
召芾至令書一大屏上指御前一端州石硯
使就用之書成芾捧硯請曰此硯經賜臣芾
濡染不堪復以進御上大咲因以賜之芾誦
舞以謝抱負趨出餘墨濡清袍袖喜動顏色
上顧京曰顛名不虛得京曰芾人品誠高所
謂不可無一不可有二

出宋史

白傳就裴晉公乞馬裴贈以一馬戲為詩曰君
若有心求逸足我還留意在名姝蓋用愛妾
換馬事白即答云安石風流無奈何欲將赤
驥換青娥不辭便送東山去臨老無人與唱

歌 出 擬言

胡存齋恭政能折節下士賓客至者如家焉南
北士大夫有徑其地無不願見者每患閭人
不為通是日苟不出即懸一牌於門曰胡存

竺在家 出 元 史

李仲謙庶介自持每休沐則閉戶讀書俸祿不
給妻紡績以益薪水之費仲謙止有一布衫
或須浣濯補紉必俟休暇日若賓客見訪則
使其子致謙曰家君治衣不可出 出 輯 辨 錄

南唐徐鉉嘗作吳王挽詞二首其一曰倏忽千
齡盡冥茫萬事空青松洛陽陌荒少建康宮
道德遺文在興衰自古同受恩無補報反袂

泣途窮其二曰土德承餘烈江南廣舊恩一朝人事棄千古信書存哀挽周原道銘旌鄭國門此生雖未死寤莫已銷魂唐太宗得而覽之尤加歎異

出魏泰東軒筆錄

趙雄日能食肉數斤未遇時家貧無以為食有江瀆大王廟素著威靈稍不敬者皆立見禍郡人日以牲酒祭拜趙常坐于廟凡有祭者就案割肉啖之以飽為度一日偶無祭者飢

甚遂以袖携廟神置于娼樓娼驚懼命巫送去數人弗舉娼乃懇趙趙索酒肉醉飽復袖去人皆異之後拜相

出說郛

神仙感遇傳載蘭陵蕭靜之掘地得一物狀如人手肥潤而紅烹而食之踰月髮更生力壯貌少後值道士顧靜之曰子神氣若是必嘗仙藥靜之告以故道士曰此肉芝也壽與龜雀等矣正德七年長洲漕湖之濱有農婦治

田見湖灘一物白如雪趨視之乃一小兒手也連臂長尺餘驚報其夫夫往看之甚疑駭掘之其根不可窮乃折而棄之湖殆有肉芝之類也乃不幸棄於愚夫之手惜哉

濟南監鎮宋保國出觀荆公華嚴解東坡曰華嚴有八十一卷今獨其一何也保國曰公言此佛語至深妙他皆菩薩語耳東坡云予於藏經中取佛語數句雜菩薩語中復取菩薩

語數句雜佛語中子能識其非是乎曰不能也東坡曰予昔在岐下聞河陽猪肉甚美使人往市之使者醉猪疲逸去買他猪以償客皆大詫以為非他產所及既而事敗客皆大慙今荆公之猪未敗耳若一念清靜墻壁瓦礫皆說無上妙法而云佛語深妙菩薩不及

豈非夢中語耶保國稱善

出陶朱新錄

周文襄公撫吳日有部民負黃帕直廳事公異

而問之曰某孫潼也楷書千字文一本進呈
朝廷乞公引拔公取觀為給驛傳以行及入
乃得旨云孫潼書法麤俗令再習小楷潼失
意而歸自後每為人作字必題云欽命再習
小楷孫潼又郡人吳英好作大字往來徐武
功之門武功得罪以黨被逮有司無以入其
罪坐流民配之山西後赦回自署紙尾曰欽
調山西民人吳英

出都公
譚纂

吳人錢瑛世傳小兒醫宣德中入太醫院寧陽
侯生孫九月驚悸數啼而汗百方不效瑛至
乃命坐兒于地使掬水為戲驚啼頓止人問
之曰時當季春兒豐衣幃處不離懷抱其鬱
熱安所洩耶使之近水則火邪殺得土氣則
臟氣平故不藥而愈其知識如此常醫所不
及也

出雜
記

楚王遣使持金百鎰聘陳仲子為相仲子曰僕

有箕箒之婦請入計之乃謂妻曰今日為相
明日結駟連騎食方於前妻曰左琴右書樂
在其中矣結駟連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於
前所甘不過一肉今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
而懷楚國之憂亂世之多害恐先生不保命
也仲子夫妻逝去為人灌園出高士傳
洛下有一豪子飲食鮮華李使君為具召之曾
不下筋至飯李曰此以炭炊豪子勉食一筋

曰凡以炭炊先須煉炭始無烟氣此亦非也出劇談錄

寶祐間有題浪淘沙於臨川驛舍云雨溜和風
鈴滴滴丁丁做成一枕離情可是當年陶學
士辜負郵亭過雁帶邊聲音信無憑花鬢偷
數卜歸程料得到家秋正好菊滿寒城後云
金氏淋柔題復有題于其後者曰風鈴雨溜
滴丁丁一枕和愁夢不成若也果逢陶學士

不知何處着卿卿

出江
湖紀聞

戶部尚書夏原吉冬出使館晨叢命館人烘鞞
誤燒一隻館人懼不敢告索鞞甚急左右請
罪公咲曰何不早言遂并所存者棄之而行
館人感德曰他則無故加捶若此平生終一
遇也在部時吏捧精微文書押之曰風為墨
所污吏驚懼肉袒以俟公曰此風也汝何與
焉叱起乃自袖其所污吏猶懼不測明日朝
畢至便殿請罪曰臣昨日不謹因風起筆污

精微文書懷中出之上命易之既罷朝以

所易者付吏吏始帖然叩頭感泣

出餘冬稿

崔英年九歲秦王符堅宮內讀書堅殿上方臥
諸生皆趨英獨緩步恠而問之英曰陛下如
慈父非桀紂君何用畏乎又問卿讀何書曰
孝經堅曰有何義曰在上不驕堅為之起更
問有何義曰從天子至於庶人章上愛下仁
敬上堅曰卿好去年十七用卿為大夫英曰

日月可重見陛下至尊不可再覩洪恩士或
可用何在後期堅曰勤好學待十七歲必召
卿也及期拜諫議大夫

出桂苑
叢談

唐太宗有駿馬曰師子驄極猛悍太宗親控馭
之不能制時則天以宮嬪侍側曰惟妾能制
之太宗問其術對曰妾有三物始則撫以鐵
鞭不服則擊以鐵槓又不服則以匕首斷其
喉爾由此觀之其猛厲之氣已自發露特大

宗不覺之耳則天後來駕馭群臣專用此術

出大唐
新語

古者拜禮非特首至地然後為拜也凡頭俯膝
屈手動皆謂之拜按周禮辨九拜之義一稽
首二頓首三空首四振動五吉拜六凶拜七奇
拜八讓拜九肅拜注稽首頭至地也頓首
頭叩地也空首頭至手也振動以兩手相
擊也奇拜一拜也讓拜再拜也肅拜但

俯下手即今之揖也何嘗專以首至地為
拜耶乃知禹聞善言則拜揖之類是也豈僕
僕之謂哉今人或以頓首施於卑下不知拜頭叩
地豈卑下之所安乎古者男女皆跪男跪尚
左手女跪尚右手以此為別自唐武后尊婦
人始易今拜而不屈膝此見張建章渤海國
記不為無據又北史周時詔內外命婦拜宗廟及天
臺皆偃伏則知前此婦人蓋已有不跪者矣

翰林學士揭曼碩未貴顯時嘗遨遊湖湘間以
詩酒自娛一夕舟宿江澣夜二鼓不寐攬衣
露坐仰視明月如晝忽中流有小舟蕩槳至
傍船而止中有一女子神清骨秀顏色婉麗
真天人焉遽歛衽而起揭問曰汝何人也荅
云妾商婦良人去久不歸聞君遠來故相近
耳遂與談論所言皆世外恍惚事又云妾與
君有宿緣故來相見幸君無却至夜終戀戀

不忍去臨別又云公大富貴人也後日當任
館閣亦宜自重有詩留別詩曰盪塘江上是
奴家卽若閒時來喫茶黃土築墻茅蓋屋底
前一樹紫荊花明日揭舟以風阻上江岸沽
酒居民云此盪塘鎮也行見一水仙祠垣墻
黃土新築庭有紫荊一樹花方盛開揭獨曉
悟登殿見水仙像與夜中女子無異遂以酒
酌之六奇遇也出廣容談

乾寧初禘歸僧懷濟知來識往皆有神驗刺史
于公以其惑衆繫而詰之乃以詩代通狀云
家在閩山西復西其中歲歲有鶯啼如今不
在鶯啼處鶯在舊時啼處啼又詰之復有詩云
家在閩山東復東其中歲歲有花紅而今不
在花紅處花在舊時紅處紅守異而釋之詳
其詩意似在海中豈杯渡之流乎出北夢
上下山水穿幽透深棄日留夜拾其勝會對人

鋪說無異好聲美色

出水
心文

劉留臺自少極貧專事趨諂鄉人厭之一日往
泉州謁親表徐司戶至則徐已別調復徒步
歸至漳州入浴室中拾金一袋浴畢託疾卧
堂中終夕不去翌早有一人號哭而至自言
為商於外八年不歸只聚得金八十五片以
一袋盛之昨晚醉中與同伴携而至此浴罷
乘月行三十里始覺其金不見劉遂舉以還

之彼以數片遺劉不受及還鄉人愈薄之曰
拾金不能營生而復來相干邪公曰平生賦
分止合如此若掩他人物以為己有必有禍
灾且彼辛勤所積一旦失去或不得還鄉或
死非其命其害有不可勝言者吾是以還惟
安分以畢餘生耳未幾父子同應鄉薦一舉
得第至官西京留臺後五十年間子孫踐仕
途者二十有三人曾孫侍郎嘗錄其事鐫之

以戒子孫曰當以高祖之心為心居家者慈
儉以安分居官者廉勤以守節凡物非己者

不得妄有覬覦云

出續觀
感錄

先

父正公鎮越有戶曹孫君仲卒子幼家貧公助

之以俸錢百緡治巨舟差老衙校送歸作詩

一絕戒其吏曰過關津但以吾詩示之十口

相携泛巨

川來時煖熱去淒然關津若要

知名姓便是孤兒寡婦

出南溪
詩話

鍾氏者浙之工虞人也年甫笄而歸蘭溪孫景

雲景雲以進士令玉山病革且死鍾氏環室

而號之幾絕復甦曰吾終以身殉可也絕糧

者數日其姑慰之不能釋家人卜葬鍾氏知

其期遂檢殉葬儀衛自靈座外更設一座以

自待翌旦姑往叩之則就縊矣年止二十有

五部使者為之奏聞建祠旌祭焉

出革野
纂聞

潘岳妙有姿容好神情少時挾彈出洛易道婦

人遇者莫不連手共縈之左太冲絕醜六復
效岳遊遨於是羣姬遂共亂唾之委頓而返

出世說
新語

致和改元七月之望士人楊彦采陸升之載酒
出遊蓮塘舟回日夕夜泊橫橋下月色明霽
酒各半醒聞隣船有琵琶聲意其歌姬舟也
躡而窺之見燈下一姬自弄絃索二人遙往
見之詢其所由荅曰妾大都樂籍供奉女也

從人來遊江南值彼注雲間收布妾獨處此
候之二人命取舟中餽餘肴核就燈下同酌
姬舉止閒雅姿色娟麗二人情動稍挑譎之
姬亦不以為嫌求其歌以侑觴則曰妾近日
冒風咽喉失音不能奉命二人強之姬曰近
日遊訪西子陳迹得古歌數首敢奉清塵不
訝為荷凡一歌侑飲一觴歌曰風動荷花水
殿香姑蘇臺上宴吳王西施醉舞嬌無力咲

倚東窓白玉牀再歌曰吳王舊國水烟空香
徑無人蘭葉紅春色似憐歌地年年先發館
娃宮又曰館娃宮外是蘇臺鬱鬱芊芊少不
開無風自偃君知否西施裙裾拂過來又曰
半夜娃宮作戰場血腥猶襍宴時香西施不
及燒殘燭猶為君王泣數行又曰春入長洲
草又生鷓鴣飛起少人行年深不辨娃宮處
夜夜蘇臺空月明又曰幾多雲樹倚青冥越

燭燒來一片平此地最應沾恨血至今青少
不勻生又舊苑荒臺楊柳新菱歌清唱不勝
春只今惟有西江月曾照吳王宮裡人彥采
曰歌韻悠柔含悲聳愴固云美矣第西施乃
亡人家國妖艷之流不足道也願更他曲以
滌塵抱何幸如之姬更歌曰家國興亡來有
以吳人何苦怨西施西施若解亡吳國越國
亡來又是誰彥采曰此言固是然皆古人陳

言素所厭聞者大都才人四山五岳精靈間
氣之所聚會有何新聲傾耳一聽又歌曰家
是紅蘿亭上仙謫來塵世已多年君心既逐
東流水錯把無緣當有緣歌竟掀蓬攬衣躍
入水中彥采大驚汗背而覺一夢境也尋升
之共話醉眠脚後不能寤也翌日事傳吳下

出平江
記事

戴章甫座右銘云言不可容易發事不可容易

處人不可容易交財不可容易取牲不可容
易殺訟不可容易舉田不可容易買屋不可
容易起官不可容易近賓不可容主易婚不可
容易求女不可容易許業不可容易棄宅不
可容易徒盜不可容易疑人不可容易毀讒
不可容易聽勢不可容易倚欲處事之周詳
當究心乎斯語

韓忠武王以元樞就第絕口不言兵自號清涼

居士時乘小驪放浪西湖泉石間至香林園
蘇仲虎尚書方宴客王徑造賓客歡甚盡醉
而歸明日王餉以羊羔且手書一詞以遺之
臨江使云冬日青山瀟灑靜春來山煖花濃
少年衰老與花同世間名利客富貴與貧窮
榮華不是長生藥清閒不是死門風勸君識
取主人翁單方只一味盡在不言中王生長
兵間知未能書晚歲忽若有悟能作字及小

詞詩詞皆看見趣信乎非常之才也

出齊東野語

陸少保字元方曾於東都賣一小宅家人將受

直笑買者求見元方告其人曰此宅子甚好

但無出水處買者聞之遽辭不買子姪以為

言元方曰不爾欺之也

出唐語林

迂夫曰言不可不重也子不見鐘鼓乎夫鐘鼓

叩之然後鳴鏗訇鏜豁人不以為異也若

不叩自鳴人孰不謂之妖邪可以言而不言

猶叩之而不鳴也亦為廢鐘鼓矣

出涑水
迂書

溫人趙彥霄兄弟二人父母亡後同爨十二年
事兄彥雲惟謹彥雲耽嗜聲色博奕無所不
至生業日壞彥霄諫之兄怒遂析籍不過五
年而兄之資產蕩然矣公私逋負尚三千餘
緡彥霄因除夕置酒邀兄嫂而告之曰向者
初無分爨意以兄用度不節恐皆蕩盡俱有
飢寒之憂故勉從耳今幸我一半尚留不廢

亦足以給伏臘兄自今復歸中堂以主家務
即取分書投之火管鑰之屬悉以付焉因言

兄所負錢已措備償之矣兄初有慚色不從
見彥霄意甚勤懇遂受之次年彥霄與長子

俱膺鄉薦一舉登第鄉人敬服

出續觀
感錄

虎踞於林蛇遊於澤非鴟鳶之讐鴟鳶從而號
之以其蓄異心之故也牛牧於田豕眠於圃
非鳥鵲之馭鳥鵲從而乘之以其無異心之

故也是故麟有利角衆獸不伏鳳有利鬣衆
鳥不賓君有奇智天下不臣善馳者終於蹶
善鬪者終於敗有數則終有智則窮巧者為
不巧者所使詐者為不詐者所理出灼艾集
古之真人其寔不夢其覺無憂出莊子

今古鉤玄三十四卷



五十七事



程